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7/856  
S/25063  
7 Januar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5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八年

1993年1月6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继我们1992年10月15日关于1992年10月7日欧洲委员会会议会就塞浦路斯两族人口结构问题所通过的决议(A/47/536-S/24667, 附件)的信, 谨随函附上土族塞人库特卢·阿达利先生在1992年12月3日的土族塞人报刊“Geni Duze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附件), 阿达利先生在文内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在塞浦路斯被占领区安插土耳其移民的问题。

这篇文件非同小可, 因为阿达利先生曾经主管过在塞浦路斯被占领区负责移民登记的所谓“登记部”。文内载有有关土耳其通过安插移民的办法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结构的政策的资料, 使人恍然大悟, 文中还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政策对塞浦路斯全体人民, 既对希族塞人、也对土族塞人以及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前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临时代办  
埃弗蒂丘(签名)

93-01057 080193 080193

080193

附 件

1992年12月3日

土族塞人报刊“Geni Duzen”发表的署名  
库特卢·阿达利的文章“即使再过180年”

他们为什么害怕进行人口普查?因为如果进行人口普查,大家就会知道从土耳其过来并取得国籍、投登克塔什和民族团结党的票的土耳其人的真实数目了。总之,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反对党永远只是反对党,而从来不能成为政府,为什么我们的民主永远被抵押着。大家就会了解登克塔什要求举行全民投票时所依赖的是谁。

大家就会明白全民投票是靠谁的支持赢得的。

登克塔什和民族团结党最弱的一点是人口普查和财产清点,特别是如果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人口普查的话。这便会使登克塔什和民族团结党名誉扫地。为此,实施联合国决议中关于人口普查的第8(g)段对于登克塔什和民族团结党便意味着:“你自己选择怎么死吧”,它永远不会实施的。

从土耳其来的移民是从1974年7月20日以后、特别是在1975年春开始的至今仍有增无减,这无疑影响了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对于这项行动的利弊可以一直争论下去,这件事是应该做的还是不应该做的?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是做了。不应该做的是通过投票来干涉我们决定自己的民主和命运。失去了土族塞人的信任的不良政客去向刚从土耳其来的数以万计的移民要选票。他们(政客们)告诉这些人,行行好吧,救救我们,我们会给你们希族塞人留下的财产。一旦安卡拉慷慨解囊,塞岛的人口结构便变了个样,土族塞人都成了少数。现在,在18年后再坐下来,就这些人的前途讨价还价,这是可悲、可叹而违反人权的。在1975年就干了错事,多少年来一直持续到今。他们对要求制止这种移民的人置之不理,要他们去管自己的事,“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现在我们看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过来说,“我们对这件事感兴趣”。它

要求在其控制和观察下举行人口普查,因为房屋、土地和果园的真正主人说,“我们拥有财产的所有权证书,我们要把它们要回来”。按照国际协定,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谁也不能用武力或战争或通过军事行动来夺取另一个人的财产。谁也不能把这些人拥有的所有权证书当作无效。登克塔什和民族统一党有安卡拉撑腰,在疯狂之中轻率地做了一切不该做的事。他们搞得一塌糊涂,他们把塞浦路斯搞得一团糟,搞成一个无法跳出来的僵局,为此,他们提出来说,不解决是一种解决办法。因为他们颠倒了一切。目前,他们辞职不辞职也是一个问题。但他们企图象往常一样秘密地做点什么手脚,把责任推卸到安卡拉身上。与此同时,他们会叫喊:“他们要把我们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塞浦路斯出卖给异教徒”。有一个象德米雷尔那样看登克塔什的脸色行事的忧柔寡断的总理,不解决还可能导致灾难!我面前有一幅塞浦路斯地图。我一边写,一边在看着这张地图,想着举最偏远的村庄Rizokarpasso为例。在18年的时间里,希族塞人象蜡烛一样化掉了,土耳其人象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希族塞人拥有的房屋、土地、树木和果园给了从土耳其来的土耳其人。当时村子里有许多教堂,但没有清真寺和尖塔。现在,在村子中央最显眼的地方,在教堂旁边建了一座清真寺和一个尖塔。那就是说,在18年的时间里,Rizokarpasso改变了特性。跟Rizokarpasso一样,其他一些希族塞人的村庄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Yiallousa不仅成了Erenkoy,而且还变了Tylliria,Ayia Trias不仅成了Sipahi,而且也土耳其化了,Melanarga成了Adacay, Vahilakos成了Derince, Lythrangomi成了Boltasle, Vassili成了Gelincik, Leonarisso成了Ziyamet, Kilanemos成了Esenkoy, Koma tou成了Yialou Kumyali, Tavros成了Pamuklu, Voukolida成了Bafra, Ayios Theodoros成了Cayirova, Patriki成了Tuzluca, Gastiriya成了Kalecik, 它们全部由从土耳其来的土耳其人定居。在Kyrenia、Pendadaktylos、Mesaoria、沿老的Famagusta路和在Morphou和Lefka地区也是一样。不论是否事先计划要,总之希族塞人绝对不会再回到这些村庄了。现在,联合国决议里认真提到了领土上的让步、人口普查和三项自由--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财产权自由,土耳其方面开始着急、表示关切了。

当然也不应将此怪罪于人民。应该怪罪的是领导人，因为是这些领导人犯下了无数错误，他们的这些错误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并破坏了和平解决办法。他们无法从他们自己造成的废墟中出来，他们就奢说战争，企图威吓希族塞人和全世界。除非签订一项建立在正义、权利与和平基础上的协议，否则不要说再过18年，就是再过180年，如果小小的让步都给放大了，象“我什么也不给，你要就来拿吧”这样的话继续下去，谁也不应怀疑，这全都已记入了历史记录。我们拿了、也还了，我们来了，也走了。

在过去的150至200年中，我们继续承受着这种痛苦。我们不仅自己受苦，而且还使别人受苦。人们为什么不吸取历史教训，为什么要用卑鄙的要求让人受苦、把人拉向灾难？如果战争比和平伟大，战争为什么还要追逐和平呢？人们不应想到过去的许多年，而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500或1 000年后在被占领领土上便不应有独立国家了。

-----